



## 罗忼烈

罗忼烈(1918年-2009年)又名慷烈。出生在广西合浦县，罗忼烈1936年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师从词学大师詹安泰。1940年毕业，曾任教于香港培正中学、罗富国师范学院、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东亚大学，并担任香港作家联合顾问、香港中山大学校友会名誉顾问。1983年从港大退休，多年来桃李满门，其指导硕士、博士生，当中不乏名人，包括“粤语正音”专家何文汇，港大中文系荣休教授陈耀南及港大中文系主任单周尧等等。

罗忼烈研究中国文化多年，被誉为“词学泰斗”，钻研文字学、训诂学和古音学，亦对中国古典文学诗、词、曲等深有研究，著有《周邦彦清真集笺》《话柳永》《北小令文字谱》《元曲三百首笺》《词曲论稿》《诗词曲论文集》《两小山斋论文集》《两小山斋乐府》等约20本。

## 潜心诗词曲 寄情书画棋

### “两小山斋”显温情

罗忼烈在香港的家依山而建，名为“两小山斋”。书房和客厅相连，书柜里摆满线装古籍，古董错落有致地安放在房中各处。对于“两小山斋”的出处，罗忼烈说：“我喜欢晏几道的词，晏几道是晏小山，元曲则喜欢张可久的，张可久是张小山，所以叫‘两小山’。那只是早年的偏好，后来也就没有改名了。”

罗忼烈温文尔雅又不善客套，对学界人事的品评，往往一针见血。他是一位纯然的学者，数十年专注于自己研究的领域。他的学养是自然流露的，满腹经纶听来如同家常话。在香港，喧闹的商业文化没有影响他安于学术研究。而他又坦言，和那些历尽苦难的同辈学人相比，香港安定的生活和学术自由的风气功莫大焉。

“两小山斋”的另一位主人是罗太太。偌大的房子，罗忼烈还健在时，曾经只住着罗忼烈夫妇俩。他们育有一男一女，女儿在牛津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在英国工作。儿子留美攻读经济学，毕业后在美国教书。罗太太是罗忼烈在广州培正中学时的学生。罗太太笑道：“我未进培正中学已认识他了，是他叫我进培正中学读书的。”当罗太太忙着张罗茶点不在场时，罗忼烈说：“我太太比我小17岁，什么都帮我做好了，我可以专心研究，结果什么都不懂，连吃饭签单都不会。我叫她请一个佣人，她又说不用。”

罗忼烈每谈到一本著作，会请罗太太在书柜找出来。其中有1990年他们夫妇到台湾探望钱穆夫妇时的合影，这是钱穆最后的留影。那一次，钱穆已从“素书楼”搬到市中心的洋房，罗忼烈夫妇在钱家盘桓了两天，钱夫人说：“搬家以后，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高兴的。”想不到一个月后，钱穆就去世了。罗忼烈送去挽联：“四纪辱交亲，硕学当前真小友；一肩承道统，先生去后更何人！”

谈到兴起，罗太太又取出一本珍藏多年的册子，册中有十多位海内外名家专为她题写的字画。如蒋彝、刘海粟、饶宗颐、冯康侯、柳存仁、周策纵、张充和等人，好几位已然谢世。对“张家四姐妹”中的张充和，罗先生颇为欣赏：“董桥说她的字好，我看她的诗词也好。”

在满室书卷气中，罗忼烈淡淡地说：“将来，我的书可以送给图书馆，古董书画可以送给博物馆。”

### 独爱古典文学

罗忼烈生于广西合浦县，在家乡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1936年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大学期间，罗忼烈师从词学大家詹安泰教授，詹安泰擅长作诗填词，在师友间有“词人”雅号。1940年毕业后，罗忼烈一直从事中文教育工作，曾在广州培正中学任教。1940年代末，广州局势混乱，罗忼烈赴香港定居，在香港培正中学任教，开始了安定的教书研

究生活。

小时候，罗忼烈家里比较富有，家里请有先生来教书，到初小三年级才入了小学，在学校读的都是古文，没有“的、地、得”这些，只有“之乎者也”。那时胡适提倡“文学改良”，但是没有影响到家乡教育，读到中学还完全是文言文，直至高三课文才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但是胡适那篇文章依然是文言文。由于从小受的都是古典教育，中学课本很多都是诗词歌赋，所以罗忼烈喜欢上了古典文学。那时候他已经懂得格律、平仄，不过所学的程度还是不够的。

1936年，罗忼烈从合浦考进了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詹安泰教授。他与詹安泰教授，虽然是师生关系，但却是很好的朋友。那时候上诗词课，只说“这句好”就算了，一带而过，没有专门解释好在哪？为什么？如果自己没有根底，没有悟性，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

罗忼烈对老师詹安泰教授很尊重，特别是在建国后，当罗忼烈知道詹安泰教授没有茶饮，便从香港寄茶、油、糖等物给他。毕竟，罗忼烈在香港教书薪水高一点。

罗忼烈从接受古典文学启蒙开始，对新文学一直没有兴趣。罗忼烈做学问时写的论文，有时候不得不用白话文去写，但更多时候还是用文言文。那时候新文学尚处萌芽期，到后来，发展很迅猛，让罗忼烈对古典文学觉得可惜，甚至有些悲观。一些人样样怕难，不想去学，还爱写白话诗，罗忼烈一直不知道白话诗是什么。他认为，白话诗不用学问，只要写得通，有人捧就行了。

1938年抗战开始后，对罗忼烈的生活影响很大，学校一路往山区迁移，最后跑到了粤北。毕业后，罗忼烈在学校当助教，后来到广州培正中学教书。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贬值很快，培正中学的工资都是用港币来发的。

1948年底，广州很乱，于是罗忼烈迁到了香港。那时候，大学教授在抗战前收入很高，抗战后收入很差。当时，大家都觉得国民党政府没有希望了，于是到了香港。

但是，罗忼烈还得回广州，因为他的五弟在广州。建国初，香港和广州之间的来往是没有检查的。他的五弟是中山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参加过抗美援朝，做翻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有特权，家里不准红卫兵去抄家，很多人还去他家里避难。

### 与钱穆的交情

1947年，内战烽烟弥漫大江南北。钱穆和唐君毅避乱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罗忼烈与他们相识。罗忼烈常陪钱穆喝茶下棋，又有一些共同嗜好，如游山玩水，逛古籍书店，到古董店看古书画瓷器等等。

广州解放前夕，钱穆又移居香港。1950年代初，钱穆和唐君毅、张丕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余英时的文章中写过，钱穆他们创办新亚书院时非常艰苦。那时候新亚书院没有多少学生。钱穆的薪水只有150港元。钱穆、唐君毅、张丕介三个人一句广东话都不懂。

当时钱穆希望罗忼烈能抽空到新亚书院帮忙，但是培正中学的聘约规定不能兼职，只好作罢。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崇基、联合三家书院并入。钱穆在中文大学过得并不愉快。1968年钱穆搬家到台湾，从此定居台湾。但与罗忼烈仍音信不断，直至1990年钱穆去世。

后来，罗忼烈转到政府主办的罗富国师范学院教书，薪水也高了些。过了几年，罗香林在香港大学当中文系主任，叫罗忼烈过去，罗忼烈就在1966年转到香港大学。

当时香港大学的功课都是《五经》《朱子》之类，罗忼烈和饶宗颐教授每人教十来个科目。旧时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素质非常好，因为那时中文大学虽然成立了，但是没有历史。钱穆、唐君毅初到香港时，罗香林曾经请他们到香港大学中文系兼课。为什么呢？让他们生活好一点。因为港大的薪水高一点。

那时候因为钱穆的名气，新亚书院并入中文大学之后，还是有很多人去读新亚书院。但是钱在中文大学受到了排挤，1968年就搬家到台湾。

### 弟子黄霑与林燕妮

罗忼烈从培正中学转到罗富国师范学院中文系后，教授“中学中文教学法”，之后根据讲义编成五十多万字的《中学中文教学法》，此书后来成为香港大学教育系和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主修中文的必读课本。

1966年，罗忼烈到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1983年退休。其后同时应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和澳门东亚大学中文系邀请，担任客座教授。数十年教学生涯中，罗忼烈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学生，包括黄霑与林燕妮。

中国古代有“小学”，包括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罗忼烈比较专于训诂学。如果讲《左传》，就用训诂学。如果是唐诗、宋词、元曲，就是学生自己去读。罗忼烈主讲的教材是杜甫诗和清真词。因为杜甫和清真（周邦彦）对写作的修辞是非常讲究的。罗忼烈想让学生写文章的时候，多讲究修辞。学会这个，只用十个八个字就可表达，但是白话文要用十几个字才能表达，浪费！

罗忼烈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学生。一些学生要么当了教育官，要么当了公立中学校长，要么当了大学教授。像吴家玮（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清辉（香港浸会大学校长），特别是吴家玮很出色，中英数都好。他们两人是罗忼烈在培正中学的学生。培正中学不简单，丘成桐、崔琦都是培正中学毕业的。在香港大学，罗忼烈的学生单周尧是中文系主任。

罗忼烈的学生中，在社会上名气比较大的是黄霑和林燕妮。黄霑跟罗忼烈读硕士，林燕妮的博士学位还没有读到，只获得了中国文学硕士学位。

黄霑读书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那时黄霑作诗填词不错，古典文学的基础好。黄霑写

流行曲也是需要古典文学功底的，即使他写电影主题歌，也是比较好的。其实宋词在宋代也是流行曲，有些词在唐朝也是流行曲，像《阳关三叠》。后来，黄霑的流行曲成为了经典。

林燕妮跟罗忼烈读书不同于黄霑，罗忼烈指定些书让她读，如读《西厢记》。因为林燕妮不懂诗词，她是读科学的，但受罗忼烈的影响，林燕妮致力于写作，也成了著名作家。她的小说和散文见于各报刊杂志。著有散文集《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紫上行》《系我一生心》，小说《痴》《盟》《缘》等 50 余种。要谈论香港作家的爱情小说，不能不提林燕妮，她的作品可说是脍炙人口，深受读者欢迎。而作家沈西城又说，林燕妮其实更擅写散文。

### 对古典文学的担心

有学者认为：罗忼烈为学有乾嘉学派朴实之风，而无烦琐冗长之弊；其论著言前人之未言，发前人之未发，从不以陈词滥调示人。罗忼烈的得意之作是《周邦彦清真集笺》，比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多了许多新材料，也多新意。但谈到古典文学，罗忼烈觉得十分悲观，认为古典文学就快灭亡了。

罗忼烈认为，香港是搞古典文学研究的好地方，一些工具书在内地反而买不到。对罗忼烈帮助最大的是“文革”结束之后的几年，有一批古籍像《永乐大典》出版，很有好处。香港没有经历“文革”的浩劫，古籍保存会好一点，特别是图书馆。“四人帮”倒台之后，很多古典文学的翻印，就是利用《永乐大典》。周邦彦诗词文章都好，王国维写《清真先生遗事》找到周邦彦的诗只有 12 首，罗忼烈能找到 42 首。资料来自《永乐大典》，王国维没有机会看。

古典文学对白话文的写作有没有作用？罗忼烈说，如果真的有古典文学的功底，写白话文会简洁一点。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能力读通古文。像俞平伯的诗词写得好，白话文也写得好。鲁迅就不用讲了，真是佩服，现在研究中国小说史的，没有人像他写得这么好的，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功力非凡。

罗忼烈佩服鲁迅，也佩服郁达夫。罗忼烈存有鲁迅的全集，也有郁达夫的全集。罗忼烈觉得巴金的文言文不好，他在罗富国师范学院教书时，写过一本《中学中文教学法》，就拿巴金的一篇文章来举例，他说：这篇文章多写了很多字。

在怎么看待古典文学对当代文学影响的问题上，罗忼烈觉得很悲观，说它就快灭亡了。现在的人对那些古书都看不懂，教育改革越改越差。现在大家都重视科技。可能不用多长时间，古典诗词就会灭亡。因为没有人作，作了之后没有人看得懂。写白话诗、白话文多容易啊！这也难怪，但是，想不到古典文学和白话文的消长这么快。

## 寄希望于后人

罗忼烈善于作诗填词，著有《两小山斋乐府》，饶宗颐认为：“朱叔评张小山为词中仙才，君庶几近之。”罗忼烈与饶宗颐、罗孚、曾敏之、梁羽生多有吟和之作。罗忼烈也喜鉴赏收藏书画，和蒋彝、刘海粟交情颇深。对现在古典文学后继无人的状况，他深感遗憾。

后来，对古代文学的交流，晚年的罗忼烈已经找不到几个人了，除了饶宗颐。可能，饶宗颐在学术之外，还会作诗填词吧。现在的学者，会作诗填词的人不多。饶宗颐的成就有很多方面，特别是书画。他提倡“学艺双修”。他送过一张横幅长卷《溪山清远图》给罗忼烈，是1989年6月某天画的，他画到天亮，画了四十多尺。

对此尴尬局面，每每会让罗忼烈大发感慨，除了饶先生之外，现在的人哪里会作诗呢？寂寞的人，真的寂寞。罗忼烈还说，他的朋友王起还有些学生会诗词，其他的看不到了。罗忼烈说，香港八所大学，白话文写得通的人都很少，就不要说社会上。为此，罗忼烈寄希望于在校学生，希望他们多学一点古诗词，多学一点文言文，不要把中国古典文学都丢干净了。